



宗密教禪一致思想之形成

幻生

論「禪源諸詮集都序」

(續上期)

翻覆推我，皆不可得。便悟此身心等俱是象緣，似和合相，元非一體。似我人相，元無我人。為誰貪瞋？為誰殺盜？誰修施戒？誰生人天（知苦集也）？遂不滯心，於三界有漏善惡（斷集諦也），但修無我觀智（道諦），以斷貪等，止息諸業，證我空真如，得須陀洹果，乃至滅患累，得阿羅漢果（滅諦）。灰身滅智，永離諸苦（諸阿含等六百一十八卷經，婆沙俱舍等六百九十八卷論，皆唯說此小乘及前人天因果。部帙雖多，理不出此）。（三）將識破境教（說前所說境相，若起若滅，非唯無我，亦無如上等法，但是情識虛妄變起，故云將識破境也）：上說生滅等法，不關真如。但各是衆生，無始已來，法爾有八種識。於中第八藏識是其根本，頓變根身器界種子，轉生七識，各能變現自份所緣（眼緣色，乃至七緣八見（分），八緣根種器界）。此八識外，都無實法。問：如何變耶？答：我法分別熏習力故。諸識生時，變似我法。六七二識，無明覆故，緣此執為實我實法。如患（病）重心昏見異色人物（夢）（夢相所見可知）者，患夢力故，心呈似種種外境相現，夢時執為實有外物，寤來方知唯夢所變。我此身相，及於外境，亦復如是，唯識所變。迷故執有我及諸境，既悟本無我法，唯有心識。遂依此二空之智，修唯識至門觀及六度四攝等行，漸漸伏斷煩惱所知二障，證二空所顯真如，十地圓滿，轉八識成四智菩提也。真如障盡，成法性身故，大涅槃也，解深密等數十本經，瑜伽唯識數百卷論，所說之理，不出此也。此上三類，都為第一密意依性說相教。（大正，四八，四〇三，上——下）

密意依性說相教，又分為三種：（一）人天因果教，為世間一般善惡業報的倫理教說；（二）斷惑滅苦教，為小乘教的教說；（三）將識破境教，為無相宗的教說。此中第三將識破境教，可以與禪宗之息妄修心宗相對。說密意依性說相教的經論，有「解深密經」、「瑜伽論」、「唯識論」等。如依華嚴宗的判教說，則相當於第一小乘教及第二大乘始教中的「相始教」。依宗密的解釋說，迷妄的世界，儘管是依於真性的，可是衆生並不能知道，故稱依性。說相，是對根機能力較低的人而言的，因為對其不能說真性問題，只能說表面的境相問題。密意，對於已說的，只是權巧的方便之說，並未將佛的真意所在，充份地彰顯出來。宗密的「原人論」，就全部佛教，從淺至深，分為五種：（1）人天教，（2）小乘教，（3）大乘相教，（4）大乘破相教，（5）一乘顯性教。「原人論」之五教，可與「禪源諸詮集都序」之三教五教，配對如下：

原人論 禪源諸詮集都序

- (1) 人天教 —— 人天因果教 —— 密意依性說相教
- (2) 小乘教 —— 斷惑滅苦教 —— 密意依性說相教
- (3) 大乘相教 —— 將識破境教 —— 密意依性說相教
- (4) 大乘破相教 —— 密意破相顯性教 —— 密意依性說相教
- (5) 一乘顯性教 —— 顯示真心即性教 —— 密意依性說相教

首先對「原人論」之五教，作一簡單說明：（1）人天教，類似儒家的五常之教。令持五戒，修四禪八定，生色界與無色界。這都是以苦樂為因而修行的。所謂五戒十善人天教，本為中國人偽造的「決罪福經」、「佛說大辯邪正經」、「提謂波利經」等所說，蓋「人天教」之名稱，乃中國佛教所創作。天台智顛的

「法華玄義」，與淨影寺慧遠的「大乘義章」，亦多用之（見湯用彤「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」八一—以下）。（2）小乘教，說明「我」由五蘊和合而成，色心二法，從無始以來，由因緣力，念念生滅，相續無窮。（3）大乘法相教，說明宇宙一切唯識所變之法相宗教說。（4）大乘破相教，乃指說空寂之理的空宗。宗密批評此教，雖然唯破情執，但尚未顯示真靈之性。（5）一乘顯性教，說明一切衆生，具有本覺真心，無始以來，常住清淨。將此一心，名爲如來藏，以此爲原人之根源。

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，就「將識破境教」與「息妄修心宗」，加以配對論述說：

第三將識破境教，與禪門息妄修心宗而相扶（按：甲、本爲「符」）會。以知外境皆空故，不修外境事相，唯息妄修心也。息妄者，息我法之妄；修心者，修唯識之心。故同唯識之教。既與佛同，如何毀他漸門息妄看淨，時時拂拭，凝心住心，專注一境，及跏趺調身調息等也？此等種種方便，悉是佛所勸讚。淨名云：不必坐，不必不坐。坐與不坐，任逐機宜，凝心運心，各量習性。當高宗大帝，乃至玄宗朝時，圓頓本宗，未行北地，唯有神秀禪師，大揚漸教，爲二京法主，三帝門師，全稱達摩之宗，又不顯即佛之旨，曹溪荷澤，恐圓宗滅絕，遂呵毀住心伏心等事。但是除病，非除法也。況此之方便，本是五祖大師教授，各皆印可爲一方師，達摩以壁觀教人安心，外止諸緣，內心無喘，心如牆壁，可以入道，豈不正是坐禪之法？又廬山遠公與佛陀耶舍二梵僧，所譯達磨禪經兩卷，具明坐禪門戶，漸次方便，與天台及佚（佚？）秀門下意趣無殊。故四祖數十年中脇不至席，即知了與不了之宗，各由見解深淺，不以調與不調之行，而定法義偏圓。但自隨病對治，不須讚此毀彼（前叙有人問難余云：何以勸坐禪者？余今以此答也）。（大正，四八，四〇三，下——四〇四，上）

宗密的目的，說明三種教之第一密意依性說相教中之將識破境教，與禪之第一息妄修心宗相配合，息妄修心宗，不爲外境所

圍，專爲凝視內心的看心法，此與主張「境無識有」的將識破境教相一致。宗密對北宗（息妄修心宗）給與很好的評價。其理由爲：（1）神會攻擊北宗，只是攻擊北宗修行至悟的凝心方法，並非否定禪法的根本；（2）神秀得五祖弘忍之印可，而爲正統之師；（3）北宗所謂調身調息的坐禪方法，爲頓悟禪不能流行的關鍵；（4）北宗禪乃通於達摩之壁觀^⑨。此外，與息妄修心宗思想相通的，尙有「達磨多羅禪經」^⑩，以及廬山慧遠、天台智顛、保唐寺智旻之禪法。

（2）密意破相顯性教：禪源諸詮集都序說：

二、密意破相顯性教（據真實了義，即妄執本空，更無可破；無漏諸法，本是真性，隨緣妙用，永不斷絕，又不應破。但爲一類衆生執虛妄相，障真實性，難得玄悟，故佛且不揀善惡垢淨性相，一切呵破。以真性及妙用不無，而且云無，故云密意；又意在顯性，意不形於言中，故云密也）：說前教中所變之境，既皆虛妄，能變之識，豈獨真實？心境互依，空而似有故也。且心不孤起，託境方生，境不自生，由心故現。心空即境謝，境滅即心空。未有無境之心，曾無無心之境。如夢見物，似能見所見之殊，其實同一虛妄，都無所有。諸識諸境，亦復如是。以皆假託衆緣無自性故，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，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是故空中無眼耳鼻舌身意，無十八界，無十二因緣，無四諦，無智亦無得，無業無報，無修無證，生死涅槃，平等如幻，但以不住一切，無執無著，而爲道行。諸部般若千餘卷經，及中百門等三論，廣百論等，皆說此也（智度論百卷，亦說此理，但論主通達不執故，該收大小乘法相，溜同後一真性宗也）。（大正，四八，四〇四，上）

宗密在上面唯識教中，說「境無識有」，現在破相顯性教中，說「境無識無」，一切法空。他並舉出說破相顯性教的文獻，在經典有「般若經」；在論典有「中論」、「百論」、「十二門論」、「廣百論」、及「大智廣論」等。相當於密意破相顯性教的，在印度爲龍樹、提婆的中觀派之

說，在中國，便是由吉藏大成的羅什系佛教，即三論宗教說。天台宗的四教判，將它視為通教；華嚴宗的五教判，將它視為相當大乘始教中的空始教。佛教學上所謂「密意」，具有二個意思：（1）在佛意上有所隱藏，不作明顯的真實說；（2）佛意深密，非凡人所能測知。所以，前者之意，是為某些特定根機的衆生，假說一切皆空，對眞性之存在，不作明顯地表面說。只強調絕對否定（空），不說絕對肯定（妙有）。在華嚴的十宗判，相當第七一切皆空宗。密意破相顯性教，也相當澄觀所說的眞空絕相宗，他在華嚴經疏卷三說：『眞空絕相宗，謂心境兩亡，直顯體故。』（大正，三五，五二一，中——下）所謂「破相」，大概是窺基「大乘法苑義林章」卷一，唯識義林所引用的四宗判第三「破相宗者，中百等是也」。

宗密將密意破相顯性教與泯絕無寄宗配合，他在禪源諸詮集都序說：

此教與禪門泯絕無寄宗全同。既同世尊所說，菩薩所弘，云何漸門禪主及講習之徒，每聞此說，即謗云撥無因果？佛自云無業無報，豈邪見乎？若云佛說此言自有深意者，豈禪門此說無深意耶？若云我曾推徵覺無深意者，自是汝遇不解之流，但可嫌人，豈可斥法？此上二教，據佛本意，雖不相違，然後學所傳，多執文迷旨，或各執一見，彼此相非，或二皆泛信，渾沌不曉。故龍樹、提婆等菩薩，依破相教，廣說空義，破其執有，令洞然解於眞空。眞空者，是不違有之空也。無著天親等菩薩，依唯識教，廣說名相，分析性相不同，染淨各別，破其執空，令歷然解於妙有也。妙有者，是不違空之有也。雖各述一義，而舉體圓具，故無違也。問：若爾，何故已後有清辯護法等諸論師，互相破耶？答：此乃相成，不是相破。何者？以末代學人根器漸鈍，互執空有故。清辯等破定有之相，令盡徹至畢竟眞空，方乃成彼緣起妙有；護法等破斷滅偏空，意存妙有，妙有存故，方乃是彼無性眞空。文即相破，意即相成（前叙疑南北禪門相競，今於此決也）。由妙有眞空有二義故：一極相違義，謂互相害

，全奪永盡；二極相順義，謂冥合一相，舉體全攝。若不相奪全盡，無以舉體全攝，故極相違方極順也。龍樹無著等就極順門故相成，清辯護法等據極違門故相破。違順自在，成破無礙，即於諸法無不和會耳！哀哉，此方兩宗後學經論之者，相非相斥不異仇讎，何時得證無生法忍？今頓漸禪者亦復如是，努力通鑑，勿偏局也。問：西域先賢相破既是相成，豈可此方相非便成相嫉？答：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，各各觀心，各各察念。留藥防病，不爲健人，立法防奸，不爲賢士。（大正，四八，四〇四，上——中）

宗密對於當時的教宗——有宗（法相宗）與空宗（三論宗）禪宗——北宗與南宗，互相對立之事，頗爲慨嘆，所以，他要揚棄二宗的立場，回到佛法的老家來。爲了達成其目的，他採用華嚴思想，融和清辯與護法的空有對立。他說：『眞空者，是不違有之空也』；『妙有者，不違空之有也』。由此可以畧見其思想端倪。法藏「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」卷四，「義理分齊」中也說：『彼有情聞說依他畢竟空，不達彼是不異有之空故，即執以爲如謂之空。是故護法等破彼謂空，以存幻有；幻有立故，方乃得彼不異有之空。』（大正，四五，五〇一，上）

此外，傳說清辯護法之爭，清辯主張「空」，護法主張「有」，互相爭論。「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」卷四，也有揚棄護法與清辯之義說：『是故護法等，破彼謂空，以存幻有；幻有立故，方乃得彼不異有之空。以若有滅，非眞空故，是故爲成空故破於空也。以色即是空，清辯義立；空即是色，護法義存。二義鎔融，舉體全攝。』（大正，四五，五〇一，上）法藏對清辯之空與護法之有，從最高的立場來綜合，意圖建立「空有相成」。又說妙有眞空，具有極相違義與極相順義之二義，極相違義，徹底說明其對立點與相違點；極相順義，承認對方之立場，加以肯定綜合。然而，極違正是極順，相成相破均得成立。此外，就戒賢與智光的空有之爭，法藏在其「起信論義記」卷上，也有論及，可以參攷。

（3）顯示眞心即性教：禪源諸詮集都序說：

三、顯示真心卽性教（直指自心卽是真性，不約事相而示，亦不約破相而示，故云卽性。不是方便隱密之意，故云顯示也），此教說一切衆生皆有空寂真心，無始本來性自清淨（不因斷惑成淨，故云性淨。寶性論云：清淨有二：一自性清淨，一離垢清淨。勝鬘云：自性清淨心，難可了知；此心爲煩惱所染，亦難可了知。釋云：此心超出前空有二宗之理，故難可了知也），明明不昧，了了常知。（下引佛說）盡未來際，常住不滅，名爲佛性。亦名如來藏，亦名心地（達摩所傳是此心也）。從無始際，妄想翳之，不自證得，耽著生死。大覺愍之，出現於世，爲說生死等法一切皆空，開示此心全同諸佛。如華嚴經出現品云：佛子！無一衆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，但以妄想執着，而不證得，若離妄想，一切智，自然智，無礙智，卽得現前。譬如有大經卷（喻佛智慧），量等三千大千世界（智體無邊，廓周法界），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中事，一切皆盡（喻體上本有恒沙功德恒沙妙用也）。此大經卷，雖復量等大千世界，而全住在一微塵中（喻佛智全在衆生身中，圓滿具足也），如一微塵（舉一衆生爲例），一切微塵，皆亦如是。時有一人，智慧明達（喻世尊也），具足成就清淨天眼，見此經卷在微塵內（天眼隔障見色，喻佛眼隔煩惱見佛智也），於諸衆生，無少利益（喻迷時都不得其用，與無不別），卽起方便，破彼微塵（喻說法除障），出此大經卷，令諸衆生普得饒益。如來智慧亦復如是，無量無礙，普能利益一切衆生（令書寫三千界中事），具足在於衆生身中（合微塵中）。但諸凡愚妄想執着，不知不覺，不得利益。爾時如來，以無障礙清淨智眼，普觀法界一切衆生，而作是言：奇哉奇哉！此諸衆生，云何具有如來智慧，愚癡迷惑，不知不見。我當教以聖道，令其永離妄想執着，自於身中，得見如來廣大智慧，與佛無異。卽教彼衆生修習聖道（六波羅密，三十七道品等），令離妄想，離妄想已，證得如來無量智慧，利益安樂一切衆生。問：上既云性自了了常知，何須諸佛開示？答：此言知者，不是證知。意說真

性不同虛空木石，故云知也。非如緣境分別之識，非如照體了達之智，直是一真如之性，自然常知。故馬鳴菩薩云：眞如者自體眞實識知。華嚴回向亦云：眞如照明爲性。又據問明品說：知與智異。智局於聖，不通於凡；知卽凡聖皆有，通於理智。故覺首等九菩薩，問文殊師利言：云何佛境界智（證悟之智），云何佛境界知（本有真心）？文殊答智云：諸佛智自在，三世無所礙（過去未來現在事，無不了達，故自在無礙）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註釋

⑨

壁觀，最初見於「二入四行論」曇林序中。道宣「續高僧傳」卷十六曾經引用。又華嚴宗第二祖智儼在「孔目章」卷二中，說明眞如觀、唯識觀、空觀等種種觀法中，舉有「壁觀」，但對其內容，未作說明。神會與「曆代法寶記」，完全沒有提及。宗密在「禪源諸詮集都序」，就「壁觀」而作解釋說：「外止諸緣，內心無喘，心如牆壁。」這是最初對「壁觀」內容的說明。宋代的「傳燈錄」卷三十，收錄「二入四行論」，就「壁觀」問題有所評價。「釋門正統」卷八說：「獨以眞法，如是安心，謂壁觀也。」其下並作注釋說：「客塵僞妄，不入曰壁。」（已續，一三〇，四五四a）。達磨多羅禪經，爲廬山慧遠請佛陀跋馱羅（三五九——四二九）於西元四一三年間譯出。其內容乃集佛大仙所說之禪法。宗密「禪源諸詮集都序」，將禪經之翻譯者，記爲慧遠、佛陀、耶舍三人，這顯然受了禪宗燈史的「歷代法寶記」影響。曆代法寶記說，禪宗初祖，爲菩提達摩多羅禪師，其弟子有佛陀、耶舍二人，此二人行至廬山東林寺，與慧遠一起翻譯「禪門經」一卷。曆代法寶記的記事，顯然歪曲了史實，宗密記載禪經的翻譯，是根據曆代法寶記的記事。曆代法寶記，是寫擴展四川成都教系的淨衆禪門之歷史，被同是四川出身的宗密讀到，故爲記述。

⑩